

画 心 与 文 心

郁风

郁风散文精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画 心 与 文 心

郁风

郁风散文精选

杨艳
选编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郁风散文精选/郁风著;杨艳选编.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画心与文心)

ISBN 978-7-02-008319-0

I. ①郁… II. ①郁…②杨…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2827 号

责任编辑:王一珂 装帧设计:柳 泉
责任校对:李晓静 责任印制:王景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铭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62 千字 开本 710×1010 毫米 1/16 印张 11.75 插页 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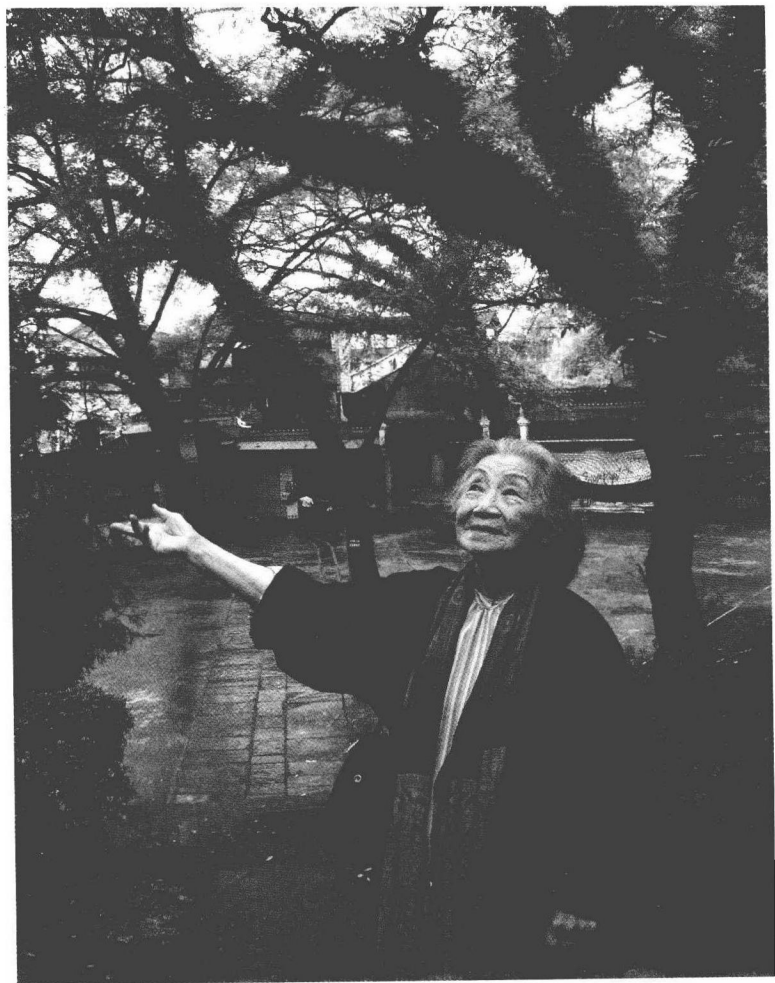
2011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978-7-02-008319-0

定价 3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柳風

目 录

旧 人 往 事

父亲——法官·诗人·画家 >> 1

节日里的团聚 >> 5

怎能没有你 >> 8

我的母亲 >> 10

浩伯伯 >> 18

他使人快乐——怀廖公 >> 25

夏公——一棵永生的树 >> 29

阿英同志的珍藏 >> 31

生命的强者——白薇 >> 35

千古不磨 >> 44

“老顽固”傅雷 >> 46

王世襄与芳嘉园小院 >> 49

张佛千的文字游戏 >> 57

达夫叔在海外殉难的经过 >> 60

听风楼上七重天 >> 67

自然与人 >> 75

萍踪万里

- 森林里的红衣 >> 81
还乡杂记 >> 84
画中游 >> 93
最可怀恋的地方 >> 112
冬日抒情 >> 115
新旧之间 >> 117
林中别墅的周末 >> 125
生死之间 >> 129
湘行小记 >> 134
芳草何愁在天涯 >> 141
冥邮 >> 143
我来不待桂花迟 >> 146
伟大幽灵之屋 >> 149
一段特殊生活的速写 >> 153

艺海探微

- 读齐白石画稿 >> 157

罗丹博物馆及其他 >> 162
澳大利亚的土著艺术 >> 171
上海的漫画时代 >> 177
丝绸路上失去的王国 >> 184

旧人往事

父亲——法官·诗人·画家

这是爸爸的书桌，这墨盒、这大笔筒、这两根铜尺、图章盒、印泥……都是每天在他手边的。多少判词和多少诗句、山水画都曾从这里迸发到纸上。

我回家来了，现在我坐在这书桌前，桌角上还有一瓶残了的黄菊花，在它盛开的时候，曾经伴着爸爸的沉默。窗外是黄昏，枯树尖上映着将逝去的夕阳，是快吃晚饭的时候了，想着平常这时爸爸该就要回来。好像他马上会推门进来似的，我简直看见他那纯朴的身影：穿着棉袍，一顶旧呢帽，一条围巾，夹一个公事包，正回手轻轻地关上门。

然而我费力地在脑子里写着大字，强迫自己相信：爸爸已经被奸徒们杀死了！

昨天的上海《大美晚报》刊出一则新闻：“前晚有具名‘反共义勇团’者，投函本报云：‘各报馆均誉，顷致上海各法院法官一函，文曰……乃近年沪上司法人员，多受共党指使……上海特二法院刑庭庭长郁华，为其中之尤，却近被人制裁（即指十一月廿三日郁华在寓所门前被暗杀），是其罪有应得，尚盼其他司法人员，以此为诫，幸勿玩视……’”

一个正直的淡泊的老法官，幽默的父亲，忠实的好丈夫，也成了奸徒们的目标。竟这么阴毒地突然间被夺取了生命。他们企图借此毁灭正义，毁

灭人性，让一切危害国家的罪恶能在上海横行。

我愤恨得不肯流泪。可是当我想到从儿时受着爸爸的教养的那一串日子，想到曾被亲朋们一致赞美的家庭就这样被打碎了，想到悲惨的母亲……眼泪止不住流下来了。

拉出抽屉，随手翻开一本爸爸手写的诗稿，那上面记载着他的轻微的欢喜和哀愁。

在北平，我还很小，爸爸妈妈都年轻，我们住在阜成门靠近城墙根的一条胡同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像这样的黄昏，不管下雪刮风，爸爸总爱牵着我的手走出城门，到护城河边去散步。也许回来时在小铺买两个大铜板的花生，二两白干儿酒。秋夜，和我们一起捉萤火虫儿捉蟋蟀，还捉迷藏呢。妈妈笑他，这么大年纪还跟孩子玩在一起！有时我们顽皮得打碎了东西被妈妈骂了，总是爸爸拉过手去替我们擦干了眼泪。如果是夏天，晚上在小庭院里搬出竹榻乘凉，给我们讲古代英雄和忠臣们的故事，还有天上星星的故事，好像他肚里的东西永远讲不完似的。有时花一两吊钱把经过门口、敲着小锣的说书瞎子请进来。这里是爸爸的一首诗：

小院深深月到迟，冰茶雪藕纳凉时，
三更灯影风廊碧，静听盲人说鼓词。

那时年轻的母亲也学着写美丽的诗，如：

日暮东风急 残花湿尚飞
西楼帘未卷 燕子几时归

那些日子是幸福的。

爸爸每月的薪水是很不少的，但对于日常生活费用却节省到使人不相信的程度。譬如他坐电车永远是坐三等的，偶然一个人去看电影总是到中央、浙江之类四五等戏院去。母亲无论买什么东西回来，总是骗他把价钱打一个七折才敢告诉他。可是对于帮助需要钱用的人，他从未犹豫过，对于子

女的教育,更是毫不吝惜。他曾储蓄几年,倾其所有供给我弟弟到美国去读书。如果要找出他为自己用钱的地方,那就只有买他心爱的书籍和画卷了。

我们家乡的习俗都是重男轻女的,可是凭良心说,爸爸看待女儿也和儿子一样。由于他自己热衷于画画,他曾以绝大的喜悦培植我去学画,把我那些幼稚的习作挂在他房里的四壁上,还得意地指点给每一位客人看呢。他总期望我到法国再学几年。那年暑假把护照都办好,让我去巴黎,但是卢沟桥的炮声响了,我要投入抗战的熔炉,坚决不肯离开祖国。他说:“只要你有志气,将来不要后悔,你可以不去。”后来上海失陷,我要离开家跑到内地去,亲友们都来非难:“女孩儿家只身乱跑成什么样子?”母亲伤心极了,而父亲却沉着地忍着痛说:“是一条龙就会上天,是一条蚯蚓就会下地,让她去吧!”

他常爱沉思,可是偶然说一句笑话会使人笑得透不过气。他和小孩们在一起常常玩得很自在。那慈爱的笑脸,小孩们都不怕他。但是当他办案子的时候,却严厉得无论什么大人物都不能改变他的意志,他固执地不讲面子。做了二十多年的法官,用那沉默的平淡的表情拒绝过无数次贿赂。听母亲说,有一次是他过去的老师——当时已经在北平做了大官,一再邀约爸爸全家去他那里,给予高官厚禄。爸爸正式复了信,严词拒绝了,但那位老师仍不死心,派了其他与爸爸相识的人一再来劝,爸爸称病躲起来不见,母亲当时不知就里,责备他不近人情,爸爸这才告诉了母亲(按此人即大汉奸王克敏,当时此文在上海发表,不便明说——作者)。近年来孤岛的环境一天天更恶劣。有些好意的亲友劝告他退休,他一笑置之说:“国家若是不用我了,我就落得回乡去,国家正在危难的时候,我不能先辞其责。”

他爱家乡,他的诗和画里大半都有富春江山水的影子,有一次他画了一幅富春江山水送给一个朋友,藏在他南市的住宅里,后来国民党军撤退,那幅画也遗失了。但很凑巧的是,几个月后又被另外一个朋友在旧古玩店发现,买了回来。爸爸重又在画上题了三首诗送给他:

偶向街头拾烬余,得从人事验乘除,

故家文物都消歇，岂独昭陵有玉鱼。

三间小筑傍严滩，帆影松声入梦寒，
为此家山归不得，伤心只向画中看。

临风雪涕望中原，朝士贞元几辈存？
喜汝飘零重得主，不曾厚价卖豪门。

家乡的失去，的确伤了他的心。而后来“如此家山”的这幅画又落入画肆，是很可能被当今的“豪门”买去的。那就更使他痛心了。

敬爱的爸爸，我读着您的诗句，好像直到现在我才真正理解您！可是我已经没有机会向您诉说了。

当我刚刚长大的时候，也曾为了幼稚的理想，为了年轻人不可挫的意志，为了天真的固执的爱情，为了他不赞成我上台演戏（我终于改名换姓偷偷去演了），和爸爸顶嘴吵架。我反对过他，我恨过他，渐渐我变成野孩子到处跑，“家”对于我只是枷锁，我对于家没有了感情。直到最近三个月前，我曾为了弟弟要出国回家一次，在那遍地腥臭的恶劣环境里，我看到爸爸的危险的处境，看到他的沉默和深思。是的，在他的笔下曾毫不留情地将许多大小奸徒置于死地，对于爱国志士则给予维护。可是对于被激怒的奸徒们的威胁，他从未感到恐惧，他只那么坦然地微笑着，那么坦然地微笑着啊！这时，我才懂得爱起我那孤傲可敬的父亲。那正直的沉思的脸，竟不能让我再看见一次了吗？竟不听我再喊一声“爸爸”了吗？我要对您说几句心里话：

“爸爸！您走在我前面了，走在这个危难的时代的前面。我多么惭愧，多么惭愧啊！我这骄傲的大喊大叫的年轻人，我曾以什么给过我的祖国？而不声不响的爸爸却走在我的前面，以鲜血和生命奉献给了庄严的民族解放事业。我要追上您去，要追上去啊！……”

1939年11月28日·上海

节日里的团聚

我又来到了花城广州,而且刚好赶上了花市。使我激动的倒不是那五彩缤纷的花,而是那么多捧着花束的人。多么美好的风俗啊!人人在这节日都要买上几枝花,家家都在房里插上一瓶花,但愿这地方的民族的良风美俗年年岁岁永远保持。

然而人家告诉我,花市这几年才恢复,今年才特别热闹。不用说,那十年即使不被禁止,谁又有那心情买花呢?看着那一张张捧着花的笑脸,有的是兄弟姐妹,有的是一对爱人,有的是一家老小拖儿带女,我想,大概今年他们各有些理由特别高兴吧。譬如家里有受了冤屈的亲人恢复了名誉,长期闲着手又获得了工作和劳动的权利,孩子通过了学校的考试,爱人评上了年终奖金等等,总之临到这个春节,该回来的都回来了,家家可以团聚着吃年夜饭了。

但是,有些人,有些很好的人,是永远也不会回来了。对于我来说,在广州有些值得怀念的朋友再也见不到了。有些美好的记忆,也难于找回来了。

我对于广州有特殊的感情。因为我刚刚展开翅膀的年华是在广州,结识了许多最亲密的战友是在广州,从那时起到现在四十二年,广州话一直成为我的第二语言。

可是这一次来,许多地方我都不认识了。很遗憾我没有能找到我们的《救亡日报》旧址。一个老朋友看见我,很兴奋地用广东话说:“我似乎重见

你打只旗仔在巡行哩！”这一句话就把我带回到当年热火朝天宣传抗战的年轻人队伍里：一大群中山大学的同学，北方来的民先队员，市立美专的未来画家，加上从上海来的我们这批“文化人”，团结战斗在一起。那时，紧靠着党的领导，天不怕，地不怕，即使在最恐怖的大轰炸日子里，日本飞机一走，我们就出动，有一次跟着夏衍同志走到刚落过炸弹的长堤，迈过横七竖八的尸体，眼看血肉横飞的痕迹留在墙上，赶回去就写报道，《救亡日报》照常出版。最近夏衍同志写了《白头记者话当年》，第一部分就是回忆《救亡日报》，听说将在《羊城晚报》发表。

白了头的当年战友凡是在广州的都能见面，然而有些人是见不到了。譬如跟我和黄新波总在一起的小弟弟秦仔，一个很有才华的年轻木刻家梁永泰，当他刚刚开始创作出比较成熟的作品的时候，在一次不幸的误会中牺牲了。还有我们当中最快乐的诗人林娜，也就是后来的散文作家司马文森，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成为林彪、“四人帮”法西斯暴行的牺牲品。还有党的好儿子石辟澜，对于我这个比他幼稚年轻的战友，他永远是那么诚挚热情的带路人。从1939年在粤北分别以后我竟再也没见到他，直到最近我收到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为烈士征文的启事，才确知他于1947年随刘邓大军进军大别山，后在湖北麻城被敌人围困，竟然惨遭肢解！我在这里提到他们，就是为了不能自己的纪念。

因为，纪念那些今天不能再和我们团聚的战友，就更能珍视我们的团聚的可贵，更能珍重使用我们尚在人间的生命最后的一程。

这一次来还正好赶上了《羊城晚报》的复刊，这也是节日里广州人民的喜事，有这样一张报纸和没有这样一张报纸是大不相同的。看了最初几天畅销的报，我深信它是能够受到广州人民的欢迎的。见到编辑部的几位老同志，都是从三十年代四十年代战斗过来的，大家在节日里又欢乐地团聚，白头记者话当年，虽然不免感慨，但在新的任务面前，仍然是兴致勃勃干劲十足，豪情不减当年。因为有一种信念是无论怎样挨打遭难受屈也不会泯

灭的,那就是党的事业就是我们自己的事业,有这共同信念,就会团结,就能战斗。仅以此祝愿《羊城晚报》继续为全国人民说心里话,成为团结人民的战斗堡垒。

1980年2月25日·广州

怎能没有你

——悼新波

昨天下午五点钟和苗子与黄茅等几个朋友饮茶，我们谈到新波，谈到我们最近在广州过年时在他家里的情况，苗子告诉黄茅说，他现在自称“波伯”，虽然春节期间，拜年的朋友来得多，有一天竟达七十人。他老毛病的心脏曾使他两次不得被送往医院急救，但我们在2月26日最后一次去看他时，他已恢复谈笑，非常生猛。黄茅深情地说，“波伯”是很难死掉的，多少次大难，他都不在乎地活过来了。他的群众关系好，无论是青、老、文、武，上、下，都有他的朋友，最初大家叫他“波仔”，后来叫“波叔”，现在竟然叫“波伯”了。

晚上回到住所，就接到黄茅的电话，说今天下午一点新波死去了。听到这不幸的消息，我们都说不出话了。谁能料到，就在我们下午谈着他的时候，深信他“很难死掉”的时候，他已经终于离开我们，离开人间四小时了。

在我的记忆中，他永远是“波仔”。将近半个世纪以前的1933年，我们同在上海，一同在北四川路报名参加当时左联领导的新亚学艺传习所，就这样认识了。他那时只有十七岁，虽然我也和他同年，但是我总觉得他比我小。后来传习所被解散，我们又同在一些茶室的秘密集会中常常见面。他那时完全不像现在这样诙谐，爱说笑话，而是很少说话，却是诚恳，执着，眼睛和心里一样热情，就像他刻的木刻那样强烈。

抗日战争开始以后，我们又同在敌机轰炸下的广州，新波也暂时放下他

的木刻刀,我们在大块白布上画画,去挂在街头。我们一同行军在粤北,背着行李唱着歌。波仔永远不知疲倦,只要是对抗日对革命对工作有利,什么都愿干。在对敌战斗中,我们也学习着警惕来自抗日阵营中的反动势力的袭击,波仔对于恶人恶事是多么痛恨入骨,这种痛恨的感情也像他对朋友对革命的感情那么炽烈。直到最近,即使他在快乐地和朋友欢聚时,只要谈到“四人帮”时的恶人恶事,也会使他激动,天才地选择最厉害又最恰当的字眼儿来刺向他们。

三十年来他一直在广州,但美术界的集会在北京、在上海、在四川,每次都少不了他。他担负着越来越多的职务,也创作出越来越好的作品,他的木刻版画在全国来说,是最有独特风格的。他掌握了越来越熟练的技巧,但是始终用的是从一开始就选定了的他自己的艺术语言。用最简练的形象表达最丰富的思想内容。他写过诗,很好的抒情诗,也许很少人知道,但是他用木刻刀也同样写诗,却是大家都看到的。

波仔,我们的波仔啊,我们中间怎能没有你!过去有时相隔许多年没有见面,但只要一想起来,一谈起来,你还是那样,再见面时就像从来没有分别一样的亲密。

昨晚,我知道再也见不到他了,我给许多朋友打电话,不知怎样才好,终于写了这些文字,我们中间怎能没有他,这样一个使人快乐,使人信任,使人有生气的好战友!

1980年3月8日·香港

我的母亲

我们从小就管母亲叫娘，直到大了，老了，连我们兄弟姐妹的朋友都管她叫娘。

娘出生在清末一个没落的儒医家庭，除了跟着大舅二舅偷看《红楼梦》等小说之外，没有读过一天正经书。辛亥革命那年十九岁，嫁给了官费留学日本刚回国的爸爸（郁华·曼陀），两年后爸爸带着她和三叔达夫又去日本考察司法。每当她说起在日本的日子，总是显出满怀快乐的深情，那大概就是娘的启蒙黄金时代。

三叔比娘小三岁，最初他二人一句日本话也不懂，爸爸出去办事，他俩闷得无聊，有一天就大胆溜出去逛街上公园，竟然到天黑也不回家，把爸爸急得狂怒。三叔进了学校学日文，娘在家烧饭，三叔回来温课就教她学说日本话，晚上听两兄弟谈新闻国事、历史人物，讲解唐诗，慢慢地自己也学着作起五言诗，如：

帘外雨潇潇，凉风入带飘。

倚窗逢客至，不复听红箫。

这首音韵和境界都很美的诗，我想必是经过爸爸修改了的。

回国以后在北京，过着斤斤计算的小日子，爸爸的薪水全交给她，要分寄给在富阳的奶奶，在日本的三叔和在北京的一所医学院的二叔。我看到

过三叔当时写给娘的家书，偷偷问嫂嫂多要点钱花，不许她告诉哥哥。遇到军阀打仗还要逃难。在生我以前生了三个孩子都夭折了。九一八事变，爸爸是最高法院东北分院的法官，从沈阳避开日寇的要挟，只身化装逃回北京。娘从爸爸平时讲述的道理到他这次的实际行动，掂过了民族气节的分量。

1933年当我们全家到了上海，她已是六个孩子的母亲。在抗日前的白色恐怖中，在父亲，一个正直法官的困难处境下，她像绝大多数的母亲一样，唯恐我这个不大安分的女儿出去闯祸。为了发现我屡次说谎，瞒着家里去浦东女工夜校和组织一个公开的又是在党的领导下的革命团体，她生气、焦虑，时常对我痛加训斥。就在四十六年前，1936年的三八节，上海妇女首先响应一二·九运动，发动了几千人的大示威游行，我被指定担任总领队的任务。那一天天不亮我就溜出了家门，到苏州河北的集合地点。队伍到了邮政总局门前遭到租界巡捕的阻挡，冲过了外白渡桥，终于整队胜利地高呼口号通过了南京路。下午我汗流浹背地回到家里，又是兴奋又要准备挨骂，谁知娘听说了群众闹事，担心了一整天，见我安全回来，高兴得一句也没骂，赶紧给我弄吃的。

此后，我们团体里的同志，如陈波儿、吴佩兰、白薇、欧查等经常到我家来，娘感兴趣地听我们谈工作，有时还出主意替我们想如何开展工作，联络妇女的办法。

抗日战争开始，娘直接投入救护伤员、支援前线的工作。8月23日那天敌机轰炸南京路时，她正在先施公司采购救护用品，被炸弹弹片伤了右手。当上海沦陷，我准备跟随《救亡日报》同人去广州时，娘的伤犹未愈，还住在医院，她不但没有阻拦，而且鼓励我早日出发。但是后来我知道在我走后，她无数次流泪吟诵她为我写的诗句：“漂流从此始，怜尔已无家！”

1939年又来了一个致命打击。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是当时保留在租界中的唯一中国法权机关，爸爸就是那里的刑庭庭长，在拒绝了一切威胁利